

兒童教育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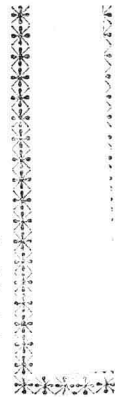
初期兒童教育

董任堅譯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發行

初期兒童教育（全一冊）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Pickett & Bo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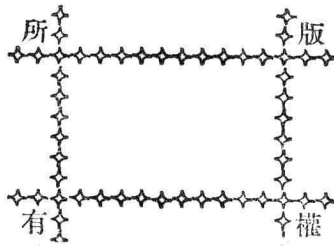
董任堅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天津 濟南 石家莊 保定
北京 漢口 鄭州 西安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京 蘇州 杭州 溫州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香港 汕頭 梧州 雲南

中華書局

原序

本書對於幼稚園和前期小學一年級教授經驗中所得的結果，雖敘得十分詳細，但是初期兒童教育所有的各種問題，決不因此一度的研究便想都解決了。書裏所實寫的研究和試驗，是有三起兒童分頭進行的：一起是南市 (Southern Town) 的幼稚生和初級兒童，著者中有一個是在那面做過六年低年視學的；一起是披薄頭大學 (Peabody College) 所設實證學校的幼稚生，他們就是做出那樂境設計的；還有一起是得克薩斯州東部師範大學所立訓練學校的幼稚生，他們的活動是經過了四年細心研究的。著者們希望這些試驗，能夠給那種要使初等教育適應兒童需要的教師，略微有點幫助。

著者們得到許多師友的獎助，在此表示十分謝意，其中有幾個是：

Dr. Thomas Alexander, Dr. W. C. Bagley, Miss Lucy Gage, Peabody College.

還有得克薩斯東部師範大學的英語教授約翰遜女士 (Miss Mary E. Johnson) 爲

我們校閱著稿，而校長賓尼先生（R. P. Binion）當我們在該校舉行試驗時又慨賜協助，亦在此一并誌謝。

白序

近二十年來，初等教育在學說方面起了一大革命，至今實際上感受到深刻的影響，教育界歷來所見的變化，似沒有比牠再多獲益更加透徹了。現在我們對待兒童的整個態度是改變了；而造成這種改變之顯著的動因，實由於那基本的真理認得更加清楚之故：就是，兒童期既是向成人發達的一種過程，那兒童是不能等於成人的縮影；兩者相差不知多少！他們是兒童；爲了是兒童，所以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特別需要，他們自己特異的能量，他們自己足夠的問題，而更有他們自己的兒童生活去生養享受。杜威教授差不多在三十年前已經明白的指出，說兒童的教育應該是適應這些需要、能量和問題的；他的教育在根本上說來，應就是爲他生活的一部分，切不可爲成人標準所支配，或完全爲成人生活所預測之需要而前定的。

在比較良善的社會裏，這新兒童概念的結果，已經在前期小學的精神上、空氣上，發

生了完全的改變。在方法上、教材上，也有一種很澈底的改革。那不自然的變作自然了；那不合理的壓制，有了相當分量的自由了；那舊時過度的嚴厲和過度的感情用事，都有了一種根本了解的眞同情替代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那種任意的強迫，一變而爲合作、指導，使初期兒童教育的形體實質，眞能代表所謂「大家贊同的意思才能够管治社交的生活」一些精神。

這些初期兒童教育裏的改變，假使在學校的實施上，能够到了普遍的地步，就足以改變世界；改變成了較好的世界，這種預言一定是沒有人會認真懷疑的。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對於本國和全個文明世界的大隊教師，不得不有所請願；因爲我們人類的前途，都是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應該是先覺者。如本書這樣刊物，先將原理和主義明白親切的陳述了，然後用充分具體的例證，解釋那些原理的意義，并且指示怎樣可以將那些主義在學校裏實現出來，是眞能適應實際需要，促進偉大事業的一種作品。

白葛樓 William C. Bagley 序

兒童教育叢書
初期兒童教育

目 錄

原序

白序

第一章	初期兒童教育中所含的原則	一一—二二
第二章	自由時間	二三—三四〇
第三章	初期兒童的節奏反應	四一—五四
第四章	教育的材料	五五—七〇
第五章	幼稚園課程	七一—八四
第六章	幼稚生的設計	八五—一三二

(1) 家庭生活設計

(2) 妖怪節會設計

(3) 秋收感謝節設計

(4) 耶穌聖誕節設計

(5) 愛護動物設計

(6) 家庭關係設計

(7) 情聖節設計

(8) 華盛頓生日設計

(9) 耶穌復活節設計

(10) 五月花節設計

(11) 樂境——一個社會生活設計

第七章 幼稚園日程……………一三三—一五一

(甲) 開學日

(乙) 二月裏的一日 (離開學校五月)

(丙) 兒童得全日選擇作業的一日

第八章 根據設計的一年級課程……………一五二—一三六

第九章 一年級日程……………二二七—二五二

(甲) 開學日

(乙) 十一月裏的一日

(丙) 在擁擠的一年級課室的一日

附錄

有十八個兒童的普通幼稚園之設備

兒童教育叢書 初期兒童教育

第一章 初期兒童教育中所含的原則

成人生活中有許多失敗，即個人對於環境上有許多不良的適應，由於一種錯誤的訓練，或者說，由於兒童幼時缺少自己表達和自己發展的機會，那是無可疑惑的。阿特勒（Adler）在他的書 *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 裏說，兒童可謂宇宙之中最被壓迫的一種機體了。

他對於成人的種種浮念種種脾氣種種偏好，只得忍受而無所伸雪，對於那些暴躁專制的成人，也只得俯首帖耳而服從。爲了這些理由，兒童心目中覺得人生最可羨慕的時期莫過於成丁。成丁的人是威加一切的，是獨立的；既沒有人打他，也沒有人送他到學校裏去；俯仰之間，他們都是人中之王。所以在遊戲時候，他們常常設計，給自己做那些他們常見的成人生活，在戲劇裏，更喜歡模倣成人。

數十年前對於兒童的見解，可以當時流行的所謂「只見孩兒在，不聞孩兒聲」一句俗話總括起來。那時候這世界是成人爲了成人造成的地方，「兒童這個時期，不過爲了牠所產出的將來，須得對牠容忍罷了。」（見 Miller, *Education for the Need of Life* P. 82 卽鄭譯密勒氏教育與人生，商務書館出版）現在我們却曉得我們教育的基礎，是建設在兒童的需要和生活經驗上面；那兒童的幸福實是一種關係於全國的事體。

「當我們覺察了，所謂兒童的管理，並非是教師管理他們，是他們管理自己；當我們認清了，兒童的學習並非是多少的分量問題，所關的是他們學習的動機；當我們認清了每個兒童須得營造他個別的基礎，而他最寶貴的遺產，是自動和獨立；當我們認清了兒童在四五歲的時候，那團體生活爲發展羣性，剷除私己的要物，……當我們民衆認清了這些事體，各到各處我們應該利用幼稚園，而現在人對牠這樣的漠不相關實在愚不可及。（見 Kelly F. G., *Problem in the growth of the Kindergarten*

Movement)]

福勞倍 (Froebel) 說：「在這幼年時期，用一羽輕的力量你能做了，到後來就用了百鈞的力量也不能辦了。」他或者也可以加一句說：「早年你用了一羽輕的力量做了，到後來就用了百鈞的力量也不能解除了。」

美國早先的幼稚園，當然是帶福勞倍色彩的，他們不但用了福氏的恩物和作業，并且還用了牠們的理論，作為幼稚教育中的重要原則。這些理論原則，經公認了許多年數，後來那些有思想的教員，從事了幼稚園的工作，才開始懷疑，以為兒童用了如此小的材料，去訓練一種複雜的肌肉合作運動，似乎不很適當。他們用力深究，并且漸漸覺得那象徵主義，福氏拿牠作為玩用恩物的基礎，却完全沒有心理的根據。近代的幼稚園便不承認這個學說了。但我們現在却非絕對舍棄了福氏的恩物；我們願意拿牠們來做娛樂和自由遊戲；這樣用了，那才可以達到在兒童教育中唯一之目的。

這新幼稚園和福勞倍名言相脗合的，第一點，就是在學校課程中預定了知識的造

詣程度，是不適於幼年兒童的。他的學校，是沒有用教科書的餘地，並不是特別訓練那些工具課程的地方。第二點，就是遊戲之教育的價值。福氏看到兒童的遊戲是自然生活的表現。他的幼稚園，便是根據了想像模倣的遊戲而建設的第一個學校。他的遊戲觀念和古代希臘的大大不同：在希臘每個兒童須得經過一種預定的體育訓練，而我們却不然的。第三點，就是他對於由自發活動所產生的自我表現有一種信仰。福氏的學說和實施，有許多地方我們雖不敢贊同，這是因為從他的時代到現在，世界大進步了，教育也向各方面發達得愈加複雜了；但是我們須記得，他的見解超出於當時的理論和實施，却是很明顯的。在幼稚教育上我們能够繼續進步，實因有了他這個開山鼻祖。所以無論現在的學說和他的學說有了逕庭，我們對於這真能和兒童生活的，在他們被壓迫被掠奪的時候常常敬愛、常常欣賞、常常了解他們性情的一個人，不應該不表示一種相當的敬意。

第二個人於我們今日幼稚教育影響很深很廣的，就是蒙台梭利。她在意大利做訓練低能兒的工作，預先在自己學校裏試驗。試驗結果或者便影響了她對於常態兒童的

斷案了。她的學說是根據於瑟昆 (Seguin) 和伊他 (Itard) 的著作，這兩位都從事於訓練低能兒的；他們的斷案也都是關於這一類的兒童。在蒙台梭利方法書裏，她自己亦常述及瑟昆和伊他對於她所創學說的影響。所以我們說她是有一點誤斷了健全兒童的興趣能力，或者可以沒有危險。但是像福勞倍一般，她也相信自發活動；這一點是近代幼稚教育的領袖一體都贊同的。她信那自由所以使個人有實效而獨立，不過她實行這種獨立過甚了些。她要兒童自己做各種東西，不顧他自己是做得經濟與不經濟。還有她未認清近代那些社會服務和社交團體互助的觀念。我們看她的幾句說話便可明白：

「我們真太容易委身於一般諂媚的服務，而美其名曰禮貌文雅慈善等等。」

(見 Montessori, The Montessori Method, Page 198)

但是蒙台梭利說對於兒童過於小心注意，轉足以滅滅了他們的個性那是很對的。她說：「我們慣於服事兒童。這對於他們不但是一種奴役的舉動，而且是很危險的，因為牠可以閉塞了他們有用的活動……我們並未想想看，那兒童不做事便不曉得怎

樣做事。」（見 Montessori, *The Montessori Method*, page 197）

近代的幼稚教育觀念，即贊同這話，以為兒童自己能够做的，須得少替他做。

在蒙台梭利幼稚園或兒童院裏，教師是一個觀察者，退在身后的。這和福勞倍的幼稚園，恰是一個對比；在那而教師是中堅人物，是一個發政施令的。不過蒙氏未曾如福氏和後來教育者一般，認清遊戲之教育的價值。她教授的材料是為訓練感官而組成的。她一體的教育系統，是根據了感覺的心理學，從下面所引的便可以證明這句話的不錯：

「感官教育的方術上還有一件重要的事體，就是在隨便什麼地方要將感官隔離起來。」（見 Montessori, *The Montessori Method*, page 179）

這新式的幼稚園沒有要將感官個個隔離了，然後用複習的形式去訓練牠們，却想給兒童有一種正常的知覺經驗，那末正當的知覺反應便和普通生活境況聯結起來了。（見 Montessori, *The Montessori Method*, page 179）

而且照蒙台梭利說來，那些教材是自己改正的，那是教材替代教師了。這處她或者

也未能鑒別常態兒童的能力了。

要曉得兒童做一件事體，他如不覺得需要，就是屢屢複習，也差不多不能得到滿意；結果就是他做了，也不過是機械的，受着教師之刺激而做的。現在我們用了教授的器具而教兒童遊戲，已經是絕對禁止。但人常引用了蒙氏的話當衆說着：「假使我被人說了，兒童是需遊戲的，我就要給他預備正當的器具，可是至今我還沒有這樣的被人說服。」今日心理學已經證明遊戲是兒童不可缺少的。所以葛羅司 (Groos) 說：「兒童並不是因為他們年紀輕而遊戲；他們是爲了遊戲而年輕的。」

近代教育者同聲都說蒙氏對於教育沒有什麼新貢獻。葛兒拜屈克博士 (Kilpatrick) 以爲她最大的功績在着重教育之科學的概念和自由之實際的利用。(Kilpatrick, *The Montessori System Examined*, page 67.)

下列大綱是以極簡單的形式，指出兒童在小學一年裏工作的基礎。他用了什麼開始；當他初入學校時，已經發展到什麼時期；他的資質如何；興趣如何；——這些事實教師